

试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佛教因素

黄世俐

(湖南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10082)

摘要: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在历史上虽然经历过长期的隐没, 但明代以来, 其文学史及文学价值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肯定。通过深入地把握《春江花月夜》的思想内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通过它认识初唐诗歌的流变及影响因素。从宗教对文学影响的角度上看, 一方面, 佛教的时空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春江花月夜》, 另一方面, 《春江花月夜》所蕴含的佛教意蕴增强了其诗学魅力和审美效果。

关键词: 张若虚; 《春江花月夜》; 佛教; 时空观; 审美观照

中图分类号: I2 **文献标识码:** A

张若虚是初盛唐过渡时期的重要诗人, 作为“吴中四士”之一闻名于京都。现存作品仅有《代答闺梦还》和其传世之作《春江花月夜》。宋人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是可考文献中最早收录该诗的著作。在诗话中, 《春江花月夜》的身影出现得更晚, 最早见于胡应麟的《诗薮》。直到明代李攀龙在《古今诗删》中收录后, 张若虚及《春江花月夜》的命运才发生了转变, 逐渐得到了文学界的肯定。近代以来, 《春江花月夜》更是得到了高度的推崇和持续的探讨, 如王闾运称之“孤篇横绝, 竟为大家¹”, 闻一多先生称张若虚因此诗“……向后和陈子昂分工合作, 清除了盛唐的路²”, 程千帆先生则澄清了前人把《春江花月夜》归入宫体诗的误解³。学界已对《春江花月夜》展开多方面的研究, 从不同的维度解读张若虚的这首杰作, 而向明瑞⁴、胡鹏⁵等曾从禅宗的角度分析此诗意境与诗中的禅宗美学体现,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本文拟探讨诗中所蕴含的宗教情怀及其价值意义。

一、暗含宗教色彩的时空观

诗歌是诗人寄托思想和情感的载体, 在本诗首四句中, 诗人以江和月铺开了全诗背景:

春江潮水连海平, 海上明月共潮生。
滟滟随波千万里, 何处春江无月明。

江水连海, 扩大了读者的视觉感知, 而映照江海的悬空明月, 则把整个地理空间统摄到了一起, 共同连成了一个静中有动的系统。对中国文人来说, “自然山水不仅是他们欣赏的对象, 而且成为他们的慰藉和精神生活的一部分⁶。学者吴小如提到, 三四句的“千万里”与“何处春江无月明”得见目光之远大和胸怀之宽阔⁷。这几句诗不只是眼前景的描写, 而

1 (清)王闾运《论唐诗诸家源流》, 岳麓书社 1997 年版, 第 533 页。

2 闻一多《唐诗杂论·宫体诗的自赎》, 中华书局 2003 年版, 第 17-18 页。

3 程千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 《文学评论》1982 年第 4 期。

4 向明瑞《真善美的统一——谈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文化价值》, 《名作欣赏》2005 年第 5 期。

5 胡鹏《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的禅宗美学精神》, 《文化研究》2008 年第 6 期。

6 凌继尧《美学十五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39 页。

7 吴小如《说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 年第 5 期。

是由目之所及扩大到了目之所不能见的广袤世界中，此处虽然字面上只写景物，实际上已是诗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体现，是接下来吐露珠玉之声，使读者悄焉动容的伏笔。这里所述的空间之无限，是无限延展，无有尽头的，而时间延续的无限性则在下面的诗句中有更直接的体现：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学者们对以上诗句有各种解读，但都离不开此为对时间延续的书写，如王尧衢阐释道：“人有死生，世有古今，而月则常常如此；人知人之望月如此，不知月之照人何如？盖月无情，而情生于望月者耳。月照何人既不可知，但见江水汤汤，日夜流而不返”⁸。徐增道：“人生人死，人死人生，相代而来，无有穷止，并不见一个古人”⁹。正如詹志和所言，诗中透露出对无始无终的时间和无边无际的空间在“暂停”、“休止”的刹那间一齐作现境化、当体化、一如化的全息体认¹⁰。故吴小如认为，诗句构成了一种“永恒境界”：人生世代无穷，江月古今长在¹¹。

王力坚在《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月”之时空意蕴》中谈到，这里的“孤月轮”凝聚了无限超然的时空意蕴，具有千古一月的喻旨，使诗的意脉突破了现实时空而遁入历史的时空隧道；这里的“月”，已突破了现实时空的拘囿，完全转化为超然的时空意象，进而建构了一个横亘古今、精骛八极的超然时空境界¹²。

可见，这里的月已不止于普遍意义上的寄情之意象，而具有了糅合时空，营造超验世界的功能。诗人在这里连接了过去和未来，消解了此时此地的拘囿，通过“月”，营造出了一个跨越个体所在的地理局限和时间区间，人人皆在江月下，而又没有任何人能常驻，只有江月陪伴着人生的世代更迭。的而以月凸显出的这一种纵横交合的时空观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一方面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所显示的时间空间无限广大，如《文子·自然》：“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¹³一方面受影响于佛教的时空概念。佛教的传入影响了中古文人思想观念和创作构思，并体现于其作品中。比如《冥祥记》、《搜神记》、《幽明录》等魏晋南北朝小说就采用了相应的三界上下、生命无限轮回等时空阐述。

在佛教中，时空是互为一体且互融的，具有高维和超验的特点。这些概念相比庄子思想的宇宙时空思想更为具象震撼，中国文人的时空认知被大大扩宽和深化了，并内化于个体的创作当中，如阮籍《咏怀诗》中“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陆机《文赋》中“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就是例证。佛教常见的术语包括劫和与其相对的刹那。一个小劫对应人间约1600万年，根据《俱舍论》的观点，一刹那则为极其短暂的时间，约合现在的0.013秒。其空间术语有“三千大千世界”：一个太阳和月亮所照的四方上下称为一个小世界，一千个小世界为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构成一个大千世界。

结合时代背景看，张若虚主要活动在初盛唐过度时期，一方面唐代名僧辈出，另一方面，

⁸ 王世海《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集评解说》，《中国韵文学刊》2015年第1期。

⁹ 王世海《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集评解说》，《中国韵文学刊》2015年第1期。

¹⁰ 詹志和《佛陀与维纳斯之盟》，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

¹¹ 吴小如《说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5期。

¹² 王力坚《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月”之时空意蕴》，《名作欣赏》1998年第2期。

¹³ 李定生《文子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05页。

当时的在位者曾大力提倡佛教，华严宗与禅宗等宗派得到尊信，武则天、唐中宗、唐高宗等皆有迎请高僧入朝之举，当时的士大夫文人几乎没有人对佛教毫无所知¹⁴。普慧曾对此进行过阐述：

比起中国以儒、道为代表的本土文化来说，佛教的时空观更多地是超验的：……它对宏观空间宇宙的奇思妙想，对微观时间生命的探绩揭窠，是中国文化不曾拥有的。因而，他们对中国文学的强烈刺激和急切鼓动是巨大的。¹⁵

这种宏观与微观比对在《春江花月夜》以月与人的对照出现。张若虚在此作中，通过营造阔大无穷的时空提升了诗歌情感的生命延伸和广度。

二、佛教意蕴下的审美观照

诗人在文学创作中，对描写对象要经历一定审美过程。诗人在审美过程中探求到了不同的生命体验，流露出来自精神深处的情感意绪。而审美观照，是审美主体与客体之间所发生的最为直接的联系。观照，首先是视觉上的体验，比如中国古代的“观物取象”。但视觉上的观只是初级阶段，借鉴佛教的观点，观更是一种探索事物本质规律的行为，方立天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中解释：众生主体以佛教智慧观察世界，观照真理，主体心灵直接契入所观的对象，并与之冥合为一，而无主客之别，谓之观¹⁶。张晶在《审美观照论》中称，审美观照具有感性的特征，但又非止于感性。观照除了联系视觉，同时又是心灵的关注。而对于客体而言，观照所把握的决非仅是感性的形象，而且包括直观中的本质。¹⁷借助以上阐述，我们可更好地理解审美观照：视觉直观是审美观照的初级阶段，在目视的基础上，舍去审美客体的实用和功利属性，并在这个过程中达到感性认识与理性思索二者的审美融合¹⁸，由此将审美主体的意志和情感加诸审美客体进行意向性投射所建立起的联系。

《春江花月夜》中的意向与意境充分包含着诗人的主体情感，由月下春江美景到思索求问于天地，从孤独感到普天下的离人愁思。《春江花月夜》之所以能得到后人的多维解读，离不开其中丰富的精神内涵。莫砺锋就曾称《春江花月夜》为“千古常新的明月颂歌”¹⁹。前人曾对《春江花月夜》中意境的禅境美进行分析，本文将从审美观照的角度对其进行探究。

在《春江花月夜》中，所观照的对象是物与人，在美景面前，诗人对天地发出叩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又自答：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又对人世发出感伤之问：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并作“愿逐月华流照君”的代言。可以看到，诗中其实包含着人类普遍的难以消解的精神困扰，但这种困扰在诗中得到了艺术化的处理，成为意义重大的审美对象。处理这一审美对象的方式，则体现出诗人审美关照的特别之处。

闻一多先生对《春江花月夜》的评述中谈到：

一个更深沉，更寥廓，更宁静的境界！在神奇的永恒前面，作者只有错愕，没有憧憬，

¹⁴ 胡遂《佛教禅宗与唐代诗风之发展演变》，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22 页。

¹⁵ 普慧《佛教对古文人思想观念的影响》，《文学遗产》2005 年第 5 期。

¹⁶ 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032 页。

¹⁷ 张晶《审美观照论》，《哲学研究》2004 年第 4 期。

¹⁸ 田宏宇《论小说家的审美观照》，南京师范大学 2011 年博士论文。

¹⁹ 莫砺锋《千古常新的明月颂歌——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浅析》，《名作欣赏》2014 年第 13 期。

没有悲伤……对每一个问题，他得到的仿佛是一个更神秘的更渊默的微笑，他更迷惘了，然而也更满足了。²⁰

张若虚在诗中的透露出哀伤和无奈，但在最终处理这些感怀时，并没有让它们任意流淌，而是由这类情感激发了作为个体对群体的关注和关怀，并作出富含哲理性的人生解答。在佛教思想中，人生的底色的苦的，教义中把具体的苦分为八类：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和五盛阴苦。但向世人说明“苦谛”并不是佛教的目的，在教义中更重要的部分是以悲悯之心普度众生，给予世人终极关怀。

虽然诗歌没有用到“涅槃”的概念，但共同点为都是消解了对死亡的惧怕和躲避。消除了由死亡带来的不安愁苦。在诗句中，“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张若虚从芸芸众生与宏观的宇宙自然中寻得答案，而不是沉浸在感情失落中，即使一生如朝夕之间，人类的代代相续却可以与江月共存，生命的短暂所带来的伤感、个体的有限的无奈与映照古今的江月顿然得到了和解，恰如宗教式的终极安慰，让诗歌在情中生更广阔的情怀，突破了现世的烦忧，感性的认知与理性的思辨实现了本诗的审美超越。在这一点上，苏轼的《前赤壁赋》与《春江花月夜》有异曲同工之处。《前赤壁赋》中佛道思想甚多，最显著的一点包括文章中从“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哀吾生之须臾”的伤怀到“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的情感转向。²¹两者体现了相似的观照之法和超脱之道。

如果说以上是终极关怀的体现，结尾部分的“不知乘月几人归，落叶摇情满江树”则与佛教的悲悯情怀不谋而合。突破了一人一家之思，对他人的悲悯代替了个人的伤怀，个人的自怨自艾化成了对世情的了悟，由此，诗境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如果说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扩写时空给我们一种浪漫的美感，那他深情笔触中的了悟与悲悯则是引起后人共鸣的源头。

三、结语

佛教禅宗对唐代诗歌诗风发展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虽不像之后的盛唐诗人王维、王昌龄等人那样在诗作中明显地运用佛教因素或体现佛禅道理，但其审美意趣和观照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并体现出一定的佛教情怀。可以说，佛教对唐诗的影响在这里已经初见端倪。

综上所述，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受到佛教影响的时空观和具有佛教意蕴的审美观照方式都增添了它的魅力和加强了整体的审美效果，把握这一点，有利于我们在此基础上更好地把握唐代文学与宗教思想之间的关系，更好地认识《春江花月夜》的地位和价值，并为之后的唐诗学习提供一定的参考。

参考文献

- [1] 闻一多《唐诗杂论·宫体诗的自赎》，中华书局2003年版。
- [2] 吴小如《说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5期。
- [3] 王力坚《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月”之时空意蕴》，《名作欣赏》1998年第2期。
- [4] 普慧《佛教对中文人思想观念的影响》，《文学遗产》2005年第5期。

²⁰ 闻一多《唐诗杂论·宫体诗的自赎》，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7-18页。

²¹ 谭惠文《由〈前赤壁赋〉看苏轼超越人生痛苦之道》，《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 [5] 王世海《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集评解说》，《中国韵文学刊》2015年第1期。
- [6] 张晶《审美观照论》，《哲学研究》2004年第4期。
- [7] 莫砺锋《千古常新的明月颂歌——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浅析》，《名作欣赏》2014年第13期。

The Buddhist elements in Zhang Ruoxu's *Chun Jiang Hua Yue Ye*

Huang Shili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nan Province, 410082)

Abstract: Zhang Ruoxu's *Chun Jiang Hua Yue Ye* has experienced long-term hidden in history, but since the Ming Dynasty, its literary history and literary value have been affirmed by more and more scholars. Through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of *Chun Jiang Hua Yue Ye* helps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chang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oetry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n on literature, on the one hand, the view of time and space in Buddhism has affected *Chun Jiang Hua Yue Ye* in a certain ext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Buddhist implication of *Chun Jiang Hua Yue Ye* enhances its poetic charm and aesthetics effect.

Keywords: Zhang Ruoxu; *Chun Jiang Hua Yue Ye*; Buddhist; view of time and space; Aesthetic observation